

開放文學 – 科幻寓言 – 新紀元

第九回 梭博士試驗步行器 費參謀布設良止機

話說黃元帥聽見左右傳報，立刻傳秦鑒進見，問探得什麼緊要軍情來了。秦監道：「某適才探得錫蘭島全島的黃種人民，立意與白種人反對，已刊發傳單，不許島中官商接濟魯總督軍中的薪糧藥彈等件，擬結成一個大團體，與白人開戰。又發電到新加坡，令新加坡所有黃種人民，也一齊反對。現在提督所處的地位，甚為危險，所以某特來稟知元帥。」黃之盛聽了，倒頗望他們擊敗敵船，助自己一臂之力。正欲吩咐秦監再行往探，只見左右來稟，說是金丞相的姪女兒金凌霄小姐，在外面求見。黃之盛此際猛然憶起金作礪那天祖錢時的說話，登時叫傳進來。少時，金凌霄進入艙中，以軍禮謁見，並說叔父寄聲問元帥的安。黃之盛仔細細觀她，見她年紀不過四五歲，還是個黃花閨女，量她未必有什麼本領，便與她略談了幾句，問明她坐了什麼船來，帶有僕婦幾名，便把她權時安插在自己坐艦上一間後艙裡面，不提。卻說魯總督這日見各國續有兵隊派到，正思撥幾艘兵艦，前往巫來由海峽，協助顯利提督，抵禦中國艦隊。忽然左右上來稟報，有一個比國人，名叫梭陀，自稱領了本國政府的文書，著他來見元帥的，現在坐著小船來到坐艦之外，請令定奪。魯森聽罷，教傳進來。須臾只見一個長瘦面孔兩頰長滿短鬚的人，入艙進見，行了一個脫帽之禮。魯總督看他身上是紳士的裝飾，便問：「先生奉了貴國政府的公文，來此投軍效力的麼？」梭陀道：「正是。」說時，就在身邊皮袋內掏出一通文書，呈與魯總督。魯總督打開看時，見上面寫云：

比利時海部大臣，奉書亞東大總督魯麾下：

敝國文學博士梭陀，造有水上步行器一種，可行於大洋之上，如履平地。其速率則每點鐘約行一百二十英里，雖最快之輪艦，不能追及。人乘此器，可手擲炸彈，以轟敵船。曾經敝國政府派管理新法大臣試驗，無訛，給有專利文憑。茲該博士自願攜帶此器二百部，親來麾下聽候差遣。應請驗明錄用，以符平和會兩次會議之條款。並頌捷社，不宣。

魯總督看畢，便恭恭敬敬對著梭陀說道：「先生不遠萬里，攜此利器，前來助戰，具見愛種之熱誠，實可欽敬。目下正欲調一隊軍艦，前往巫來由海峽，助顯利提督禦敵，不識先生肯偕同前往否？」梭陀欠身道：「軍門說哪裡話來。某既然來此，安有不往之理？」魯總督聽說，甚是喜悅，當天便把梭陀留在自己坐艦上，以賓禮款待。

一宿無話。次日黎明，魯總督派了俄國戰艦四艘，命俄國大將麻克雪夫帶子，前往巫來由海峽，協助顯利提督，就命梭陀同行。當下麻克雪夫將所部軍艦略為部署，就與梭陀一同辭別了魯總督，起碇東行。第二日，到了巫來由海峽，把軍艦停在峽外，放了一隻舢板，邀同梭陀來見顯利，說我們都是奉了魯總督將令，特來助戰的。顯利聽說，欣喜無限。當時便教軍中備辦酒筵，款待麻克雪夫與梭陀兩人。席間說起自己在越南海面敗軍的恥辱，不覺切齒怒罵。麻克雪夫道：「勝敗乃兵家常事，何足介意？」梭陀道：「軍門不必懊喪。某此來，包管為軍門報仇雪恥，使中國海軍，不能越這海峽一步。軍門若不相信，今夜便見分曉。」顯利提督見梭陀已有幾分酒意，便道：

「這裡離中國屯泊兵艦的所在，足足有四百多海裡，今夜斷然不及去搗戰的了。請先生養息兩日，隨後再去罷。」梭陀道：

「軍門休得過慮，某這水上步行器，一點鐘能行一百二十餘里。這時動身，走到越南東京灣，不過二點鐘左右，盡來得及呢。」說罷，就從席間站起來，要連夜去顯顯自己的本領。顯利提督見挽留不住，只好聽他。

當下，梭陀奔回日間坐來的俄艦，取出兩百枚炸彈，又叫軍士們搬出五部水上步行器，用繩索墜下海中。那器便一齊浮在水面。隨後自己也墜了下去，兩隻腳踏在那器的機板之上，略一踮動，那器就如飛行駛，比自行車還要快一倍，而且破浪衝波，極其平穩。喜得在艦上觀看的人，都拍手叫好。梭陀立在水面，仰面高叫道：「哪位有膽氣的好漢，隨我去搶個頭功？」艦上的人聽說，果然就有許多不怕死的兵弁，也打從繩索上墜身入海，照樣立在那器的機板上，內中有個人口裡說道：「可惜這東西上面還欠一盞電燈，昏黑之中，恐要走錯了路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梭陀用手在那器前面一根扶手的銅管上一按，即時放出一道雪亮的電光來。艦上的人見了，又都拍手叫好。梭陀此時四面一看，見五部自行器上已都有了人，便又高叫道：「我們就此前去罷！」說著，自己搶先踮動了機板，向東方洋面而進。那四九個人，便也興高采烈的，要跟著前進。忽聽得艦上的人自後高叫道：「你們用的炸彈還沒有帶去呢！」梭陀聽得，只得回轉身來，教把炸彈從艦上墜下。每人得了四枚，藏在身邊。然後偕同大眾，踮著機板，風馳電掣一般地去了。

這天是五月廿三日，梭陀與諸人在洋面上走了好一會，才看見半圓明月冉冉東升。又走兩點多鐘，已到了越南國的領海。

遙望前頭東北角一帶洋面，隱隱有電光直透長空。估量著是中國艦隊屯泊之處，便招呼大眾，一律把步行器上的電燈按熄，免被敵人看見。

且說此時東京灣近口一帶中國的艦隊，左翼的艦泊在近南，中軍艦泊在近北。對面一帶小島旁邊，泊的是暹羅、緬甸等國助戰的兵艦。中國軍士只因地方與天時兩俱炎熱，大半不能安睡。且海鏡清部下各艦，都裝有海戰知覺器，梭陀還沒有來到，那專管知覺器的小軍，便叫了起來，說有敵兵前來暗襲。

慌得左翼各艦的軍士，都起來整頓槍炮，預備迎戰。頃刻之間，那各艦舵樓上放出的電光，照得海面如同白晝。梭陀見了，心下暗暗吃驚，說中國艦隊裡面，果有人物，如何我來劫營，已被他知道了？回頭一看，那小島旁邊還泊有餘艘兵艦，都靜悄悄的沒有放什麼電光，便輕輕招呼大眾，走近各兵艦之下。

原來自來防守海口的，水裡都靠著水雷，岸上都靠著炮台，船上都靠著大炮。至於洋面之上，卻沒有什麼鐵鎖鐵網之類攔阻，所以步行器可以一直前進。梭陀走到艦隊之下，便使個暗號，教大眾把炸彈摸出來，用力從艦旁高高拋去，使他落在各艦之上。唵，果然厲害。霎時間，只聽得各艦上渾如落下幾個霹靂，乒乓劈撲之聲，蟬聯不絕。有的把舵樓炸碎，有的把桅桿炸斷，有的把機器炸壞。有的火星落到火藥艙裡面去，又把全船炸為粉碎。有的炸裂了艙板，就烈燄騰騰的，滿船上燒起來。

可憐，各艦上軍士們，大半還是在睡夢之中，就被它炸得斷頭折足，破腹流腸，停中死了三四停。那未死鈞，都是昏昏的，到處亂竄，摸不著頭腦。

海鏡清在對岸望見，料知是中了敵人之計，但不知炸彈是從那裡來的，便教左右把極亮的電光射將過去，自己拿著測遠鏡細看，才看見那海面上彷彿有幾個人影，往來其間。少時，那一陣人影，又都向北而去，似乎走得甚快。海鏡清看到這裡，連忙對準了人影走動的方向，開了一炮，隨後派一艘快艦，前往追趕了半天。天已亮了，那快艦的管帶官，方帶兩具俄兵的死屍，兩副橡皮造成內安鐵機的東西，回來繳令。海鏡清教把那東西取到面前一看，只見那鐵板之旁，鑄有幾個英文的文字，是「水上步行器」五字，底下還有許多小字云：

前在耶穌降世一千九百三年，德國兵船長克祿斯曼，創此步行器，能於水上旅行。克祿斯曼糜無量之腦力，經營六載，乃始告成。茲仿其遺法，大加改良，計每點鐘能行百二十海裡。

昏夜用之，尚有電光，不至迷於所向。一千九百八冬年，創造人梭陀附識。

海鏡清看畢，正想再將他拆開細看，卻好黃之盛得知夜間的事，派了參謀官周鳴鸞過來查問。海鏡清便把夜間所有情形，詳細告訴了周鳴鸞，並將所獲的步行器，交與周鳴鸞，代呈上黃元帥。周鳴鸞別了海統領，又到對岸查點各國前來助戰的兵艦，見是無一艘不被炸傷。內有一艘婆羅洲派來的，竟全船俱毀。兵士們不是燒死，就是溺死，沒有一人逃得性命。其餘各艦，約死了三百餘人，傷了七百餘人。周鳴鸞看得傷心慘目，急忙回去，一一稟知了黃之盛，請將死傷的兵士，昇入醫船，所有炸壞的兵艦，俱請各該統帶用船拖帶回國修理。並將兩部水上步行器呈上，說這是海統領開炮之後，在洋面上得來的。

黃之盛把步行器當著大眾拆開看了一遍，便傳令把全軍參謀將校各官，都傳到自己坐艦上來，商量個抵禦之策。海鏡清道：

「昨夜敵人用這水上步行器，不過僥勝。倘使對岸各國的艦上，都裝有海戰知覺器，都有電光射在洋面之上，使他無處藏身，他斷然不敢前來侵犯。」黃之盛道：「雖然這般說，終究要想個抵禦之策，方為妥當。」吳至德道：「他那步行器賽過自行車一般，既來得散漫，又走得神速，斷非槍炮之力所能及。況目下一炮之費，至少也要百金左右，縱然開了出去，也不過擊中他兩三個人，甚至連兩三人都擊不中，以此抵禦，良非易易。」

言未畢，費研挺身而出道：「某有抵禦之策，某在京師電學堂裡，曾仿西人捕捉禽獸之法，用銅絲造成一種電網。不論什麼動物，撞著這網，立刻渾身發彈，不能動彈。這網名為如意良止圈，大而虎豹豺狼，小而蟲魚禽鳥，皆可捕捉。入其中，管教他四肢麻木，軟做一團。只要請元帥發給銅絲數百擔，某自能使乘那水上步行器的敵人，來一個拿一個，易於探囊取物。請元帥不必擔憂。」黃之盛道：「參謀電學雖精，但是我們的兵艦過多，若每艘要用一個良止圈，一時那裡能夠造得出這許多？」費研道：「某現在擬把這良止圈略為變通，在這東京灣口上，從西岸到東岸，用銅絲造一道鐵欄，無論人物鳥獸，觸著這鐵欄，立刻被電氣震倒，不必每船一個良止圈也。」黃之盛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便吩咐軍械處，把軍中隨帶的造行軍電報的銅絲，都點交與費研應用。就命費研連夜在海口上佈置起來。

正是：

橫江鐵鎖鴻離網，匝地銅絲魚上鉤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